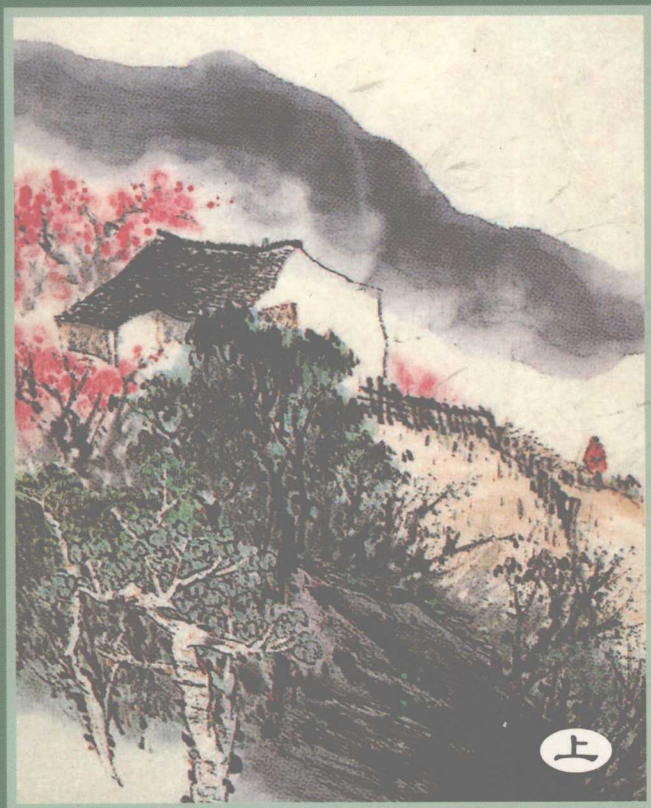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草莽芳华

独霸江湖系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8
(1)

中岳武侠精品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霸江湖/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独…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7 号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陈昕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0

字数: 30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5-0/I·084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银汉孤星	(1)
第 二 章	趋集摩天	(19)
第 三 章	相残绝谷	(38)
第 四 章	患难断魂	(55)
第 五 章	蒙面堡主	(75)
第 六 章	香艳花笺	(94)
第 七 章	两个孤星	(113)
第 八 章	九叶灵芝	(131)
第 九 章	孤星迭出	(149)
第 十 章	紫衣妖天丽	(167)
第 十 一 章	黑道雄霸	(184)
第 十 二 章	夺命回春	(203)
第 十 三 章	四宝擂台	(222)
第 十 四 章	结缘随航	(241)
第 十 五 章	雾中白花	(260)
第 十 六 章	玉狐毒香	(291)
第 十 七 章	龙凤龟麟	(310)
第 十 八 章	清官赴任	(328)

第一章 银汉孤星

潞州，是太行山区附近的第一座大城。

地广人稀，山多田少，林深草茂，狼虎成群，飞禽满野。这就是太行山西部高原。

南关潞安车行晋州分行的店门前，车马和人正乱成一片。

七月酷暑，黄土广场的午后，地面灼热如焚，热得令人受不了。恰好赶上从泽州来的马车到站，店伙计们自有一番忙碌。

最后一名旅客轻快地跳下车来，一手握着以剑挑着的包裹，一手轻拍身上的尘埃，抬头望望天，自语道：“老天爷也该下雨了。”

一名店伙含笑上前接包裹，笑着道：“不久就会有阵雨，下起来那才叫吃不消。客官，如果是落店，小的领路，对面就是小店晋宁老店，食宿保证满意。”

这位客官好壮，二十来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浑身都是劲，充满活力，高大雄壮像一头猛狮，古铜色的脸庞泛着健康的色彩，长眉入鬃，目如朗星。紧掩着的嘴唇说明他不喜欢信口开河。稍凸出的下颌，表示他的性格坚强。五官略带秀气，但也潜蕴着剽悍、强勇、机警、冲动等等神韵。当你第一眼看到他，似乎他并不引人注意，但再稍为留心打量，便可发觉他另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让人觉得他是个不平凡的人，有一股外表可以亲近，但却是具有危险性的人物，至于其理何在，却难具体地说出。

来，你只能在感觉上加以体会。

他的目光落在店伙脸上，笑道：“店家，你很会说话，贵店是不是有一位姓卜的卜世奇卜二爷？”

店伙眼中一亮，大笑道：“在晋南，谁不知卜二爷是潞州的好汉子？哈哈！你是卜二爷的朋友？”店伙说完，拍拍包里的剑，表示卜二爷也是个玩剑的。

他点点头，笑道：“三年前，在下路过河南府，曾与卜二爷有一面之缘，算是朋友。”

“哦！那就不是外人了。真失敬，尚未请教爷台尊姓呢。”

“在下姓杜，名弘，草字天磊。”

“久仰久仰。杜爷请随我来。小的叫刘章，排行第三，杜爷叫我刘三好了。”

“岂敢岂敢，有劳三哥了。”杜弘客气地说。

刚到达店门，店内突传出一声娇叱，一条人影凌空飞出，“蓬”一声大震，重重的摔倒地上，滚了两滚方行停住。

是一个黑衣大汉，跌了个灰头土脸，“唉哟哟”怪叫连天，挣扎难起。

接着，冲出两名壮汉，其中一人虬须如戟，怪眼彪圆，向店内招手怒吼：“好贱婢，你给大爷滚出来，大爷教训你。”

店门绿影疾闪，飘出一朵绿云。只见一个身材丰盈、艳丽如花的妙龄大姑娘，眉目如画，唇如樱桃，一头秀发。穿的是翠绿色两件头紧身，是当时最流行的骑装。在大河北岸，交通工具以马车为主，男女青年穿骑装，平常得很。

大姑娘快步掠出，柳眉一挑，点手叫：“你会骂人，本姑娘要打掉你的狗牙。你过来还是我上去？”

街上立即围了数十位看热闹的人，有人起哄：“上呀！老兄，别呆在那儿像条大牯牛，你就制伏不了一个水做的雌儿？”

壮汉话已经说满了，不上不行，一声虎吼，奔上来一记“黑

虎偷心”，拳风虎虎，力道如山。看样子，他想一拳将小丫头打碎哩！

绿衣姑娘沉着应战，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她的左手纤纤玉指半张半屈，等拳将及体，方倏地一抄。快！快如电光石火，三个指头便钳住了大汉的脉门，顺势这么轻轻一带。

“啪啪啪啪！”四记暴响像是同时传出，小姑娘的右掌就在这刹那间，抽了壮汉四耳光，快得骇人听闻，壮汉没有丝毫躲闪或招架的机会，断牙直往口外跳。

“蓬！”壮汉趴下了。

另一名壮汉刚冲到，绿衣姑娘双手叉腰沉声问：“你是不是也想躺下？”

壮汉惊惶地站住了，脸色一变。

姑娘沉脸一哼，冷笑道：“本姑娘落店并没有碍了谁的事，天底下的店栈，也没有不许女流之辈落店的规矩。你几个畜生敢油嘴滑舌，胡说八道，满口脏话，用心可诛，在本姑娘面前讨野，大捡便宜，简直瞎了你的狗眼。本姑娘今天情绪好，没把你们的狗眼挖出来，算你们走了狗运。现在，带了你的同伴滚！要不服气，可以露两手给本姑娘看看。”

壮汉怪眼一翻，大声道：“在下兄弟走了眼，认栽。这一顿咱们认了，你敢不敢留下芳名？”

“河间俞黛。”

壮汉突然打一冷战，脸色灰白，一言不发走向两个尚未爬起来的同伴，扶起两人往街尾的人丛中一钻，耗子般溜之大吉。

俞黛向三人的背影哼了一声，在数十双惊讶眼睛目送下，泰然举步入店。

只走了三四步，她突然右腿一闪，似乎扭伤了，讶然地停步，仔细地抚摸右膝弯，似又一无所觉。她顿顿腿，不再理会入店而去。

看热闹的人群仍未散去，围在店门外指手画脚，议论纷纷，都猜测这位女郎的来路，对女郎那快速绝伦的打击手法，同感惊讶。

杜弘一直就在冷眼旁观，向店伙低声道：“看样子，卜二爷好像不在家。”

“不在，下乡去了。如果在，这几个小蠢贼泼皮，怎敢在敝店中调戏敝店的女客？”刘三忿怒地说。

“小蠢贼是何来路？”

“东关鲁财主的打手，专在咱们这一带游手好闲，白吃白喝，无事生非，兴风作浪。”

“哦！”

“这位女客的身手委实高明……”

“不高明怎会名震大江南北？”杜弘低笑道。

“杜爷，你认识？”

“认识，但没有交情，也没有正式见过面。”

“她是……”

“她的绰号叫女判官。”

“老天！多难听？”

“今天她不下杀手惩人，异数。哦！三哥，那位老道是何来路？”

一名脸色苍黄，年约半百的穿青便袍老道，正离开了人丛向北走，步履从容，神态悠闲。

“是东关外白云观的香火道人，道号叫做闲云，他原来是个走方郎中，怎么……”

“随便问问而已，进去吧。”

“哦！小的该打，忘了啦！杜爷请。”

刚踏入店门，身后人声嘈杂，有人叫：“二爷来啦！二爷，你没赶上，多可惜哪！”

杜弘转身一看，一个豹头环眼敞开衣襟，年约半百的精壮汉子，正怒容满面的大踏步排众而来，劈面撞上匆匆出来的一名店伙，用打雷似的嗓子怒声问：“李四，刚才鲁家的泼皮在此闹事？”

店伙李四赔笑道：“二爷，是王、赵、孙三位师父……”

“什么师父？”二爷怒比。

“他……他们已被一位女客打出去了。”

“好，以后再说。你们该早派人去找我……”

“咱们都不知道二爷回来了。”

“废物！”

杜弘举手一挥，笑道：“嗨！二爷，还记得小弟吗？”

二爷一怔，“哎”了一声抢上叫：“是杜兄弟，又碰头啦！你好，‘哗！’壮实多了，目下何处得意？”

两人亲热地把臂交礼，杜弘拍拍对方的肩膀笑道：“什么得意？还不是在江湖鬼混。你好！二爷。”

“杜兄弟不远千里前来看望愚兄……”

“二爷，老实说，小弟不是专程来拜望你的，途经贵地，正好要落店，如此而已。”

“只要你来看我，愚兄就感激不尽了。里面说话，请，请。”
卜二爷笑着，又向店伙叫道：“把杜爷的行囊送到我房里，快！”

“二爷，不必……”

“不要见外，我这人从来不客套。现在，首先你得漱洗，然后咱们到隔壁的鸿兴酒楼喝几碗，不醉不休。”

两人到了鸿兴酒楼，卜二爷叫来酒菜，酒过三巡，杜弘在怀中掏出一卷白绢，一面开卷一面说：“二爷久历江湖，见识广博，认识这个人吗？”

这不是精工绘制的肖像画，而是一张颇为传神的素描图，画中人系包头，八字吊梢眉，三角眼，天庭狭窄，地角尖削，尖嘴

薄唇，小八字胡；左颊上一条疤直挂在下左耳根，长相极不讨好。注记上写着：“身高约莫六尺四五，中等身材。使一把三棱新月刺。”

卜二爷审视良久，摇摇头道：“抱歉，可从未见过这个人。这人是……”

“这人上月在郑州府，杀了小弟的一位朋友，留下了两句话。这一幅图是两位目击的证人，凭目击画下的图形。”

“那两句话是……”

“铁岭摩天，魂断缥缈。”

“晤！像是海底切口。”

“小弟听说贵地有一座摩天岭。”

“不错，在辽东九十余里。对么，不是本州、而是辽州，与河南武安县接界，好一处险要所在。”

“小弟想到摩天岭走走。”

卜二爷沉思片刻，摇头道：“如果我所料不差，这人绝不是摩天岭的人。”

“为何？”

“摩天岭附近没有叫铁岭的地方，那儿也没有听说有武林人居住。”

“这是一条线索，小弟必须碰碰运气。”

“好，我陪你走一遭……”

“二爷的一番好意，小弟心领了，你这里也丢不开……”

“兄弟，你这是什么话？想当年，愚兄在河南府王府大街，人地生疏被王府的卫队戏弄羞辱，兄弟你当时也是有事在身，竟然不惜与王府卫队抗命，冒万险将愚兄救出虎口。要是愚兄连这点事也帮不上忙，难道要愚兄愧对……”

“二爷，不是小弟见外，而是这种无头无尾盲人瞎马般胡乱碰运气的事，不是三五天工夫便可找出头绪的，把你拖上乱跑一

阵，两个人的事都耽误了。”

卜二爷哈哈大笑说：“兄弟，你以为我留恋这间破店的管事职位，舍不得放手吗？那你就错了。一蹲四五年，愚兄早就想丢手啦！一句话，咱们明天动身到摩天岭走走！”

“这……”

“这条路我熟，总比你一个人盲人瞎马乱闯好得多。至少这条路保证不会走错，你可以少走不少冤枉路。现在，咱们喝酒。”

卜二爷一面喝酒，一面将到摩天岭的路程概略地说了。原来这条路极不好走，走上百十里不见人烟，并非奇事。清漳河谷附近，居民们丰年是良民，荒年便是盗贼。山深林密，也是亡命徒的逃捕藪，往来客旅稀少，民风闭塞，而且对外乡人普遍含有敌意。

但这条路却是到太原府平定州的捷径，也是到京师的间道。

辽州，恰好是潞州与平定州的中途站。潞、辽两州直隶布政司，平定州则是府属州。

到辽州没有车可乘，须自购坐骑。如果想平安到达平定州走故关（井径关）入京师，可乘晋安车行的马车到太原府，转乘赴真定府线的马车东行。

两人喝了四五壶高粱烧，卜二爷转过话锋问：“兄弟，这几年来，在何处得意？”

杜弘脸上泛起无可奈何的神情，耸耸肩说：“还不是在江湖鬼混？出道七八年，跑倒是跑过不少地方，但仍然一事无成，惭愧的紧。”

“兄弟最近两三年来，业经名震大河两岸，誉满大江南北，银汉孤星的绰号，轰动江湖……”

“别再说了，见不得人。”

“兄弟今年好像二十四出头了吧？”

“不错。”

“还是孤星一颗？”

“孤星一颗？”他不解地问。

“我是说，兄弟你还没成家？”

杜弘脸上一红，笑道：“江湖人最好不要成家，以免拖累。”

“废话，难道说要做一辈子没根的浮萍？”

“浮萍并没有什么不好。”

“兄弟。是眼界过高吗？有了意中人了？”

杜弘一口干了碗中酒，笑道：“二爷，咱们不谈这些。贵店那位与痞棍们冲突的绿衣女郎，二爷知道她的底细吗？”

“听你说她是大名鼎鼎的女判官俞熏。哦！你对她有兴趣？”

“不要打趣了，二爷，你得准备替她收尸。”他若无其事地说。

卜二爷吃了一惊，讶然叫：“什么……”

“她中了暗算。”

“真的？是鲁家那几个小鬼？不会吧……”

“不是那几个小鬼，而是一个老道，用一种细小的暗器，在人丛中射中她的膝弯。如果我所料不差，她恐怕过不了今晚。”

“老天！这件事你……你不管？”

杜弘淡淡一笑，自己斟上酒说：“二爷，小弟闯了七八年江湖，愈闯愈胆小。再说吧。

“那女判官是个武断是非，心狠手辣的人，小弟不愿再为她冒风险，恐怕反而引起她的误会，管得不好，保证灰头土脸，何苦来哉？”

“那……你总不能见死不救。”

“我已经在老道身上做了手脚，他还会来的。如果有机会，能管我当然要管。”

“呵呵！我知道兄弟你绝不是冷血的人。”

“算了吧，这年头，冷血的人活得要长久些。”他的话，是牢

骚，也是感慨，不是饱历江湖风霜的人，不知这句话的辛酸。

两人出了酒楼，已是夜幕低垂，客栈门口投宿的客人甚多，人、马、车乱糟糟。

一名虬须戟立、暴眼大鼻、壮健得像头大牯牛的壮汉，背了包裹，提了一把鬼头刀，劈面将两人拦住了，双手一张，用打雷似的嗓音叫：“喂！小子们，大爷有话问你。”

杜弘耸耸肩，咧嘴一笑没做声。

卜二爷怪眼一翻，被虬须大汉的无礼态度所激怒，但却又吁出一口长气，忍住了，双手叉腰强按怒火问：“你有何见教？”

“废话！你以为大爷找你穷开心吗？”

“有话你就讲，有屁你就放。”卜二爷火起地说。

“你这里有一个姓王的人吗？”那大汉没头没脑地这样问。

卜二爷的怒火消了一半，原来是个浑人，不值得计较，吁出一口长气说：“本城姓王的人，少说些，三五百人只多不少。”

“哪一家姓王？”

卜二爷用手向杜弘的左肩后一指，说：“那一家……”

虬须壮汉会错了意，以为卜二爷指的是杜弘，急跨两步，不等卜二爷说完，一把便抓住了杜弘的衣领向身前带，狂笑道：“好啊！总算找到你小子了。哈哈！”

杜弘不动声色，呵呵一笑道：“呵呵！你这狗娘养的浑球，找我有事吗？”

“哈哈！泽州李三汉子教我来找你带路。”

“你怎找到我的？”

“他说到客店一找便着，果然不错。”

“带什么路？”

“带到摩天岭缥缈峰铁岭堡断魂……断魂……魂什么……他妈的，什么？”

杜弘心中一动，笑道：“我知道你什么的什么？”

“对，叫断魂谷。”

“有何贵干？”

壮汉掏出一封信，兴奋地说道：“瞧，这是他们下的什么……什么……”

“聘书。”杜弘看了书信的封面试口道。

“对，他妈的，聘书。我请人念来听，说是要请大爷做教头、一年是八百两银子，管吃管喝。哈哈，真乐，妙极了。”

杜弘展开书信看了一遍，脸上涌出了疑云，不动声色地将书信递回，说：“不错，他们请你任教头，要你传授混元气功。”

“是什么人？”

“具名是铁岭堡堡主朱。”

“小子，这就走么？”

“远得很，还要走三天。”卜二爷接口说。

“没关系，三天就三天。”

杜弘淡淡一笑，问道：“你就是恨地无环唐霸。”

“正是大爷我。”

“你在汉中一带做强盗，打家劫舍神气得很，为何要来做教头，不是太委屈了？”

“别提了。”恨地无环拍着大脑袋，懊丧地说，暴眼一翻又道：“他妈的，三月前来了一群官兵，挑了大爷的山寨，大爷成了丧家之犬。在西安府碰上一个光头和尚，他知道大爷的名号，给了大爷这封书信，所以大爷来了。大爷在泽州只有李三汉子一个朋友，他教我到潞州来找你小子王云带路，你得带我去一趟。”

卜二爷脸色一变，向杜弘附耳说：“飞燕子王云。是百谷山的坐地分赃大盗。这浑人的朋友李三汉子，可能存心不良，要坑这位老兄。”

杜弘也低声道：“贵地的飞燕子王云是何人物，小弟不知其详。这位恨地无环唐霸，可是关中第一条好汉。不是小弟小看低

了贵地的英雄豪杰，恐怕贵地谁也制不住他。”

恨地无环哼了一声，怪叫道：“你们又不是梳髻穿裙的妇道人家，为何要说悄悄话？大声些说来听听好不好？”

杜弘呵呵大笑道：“咱们笑你是个浑小子大笨牛……”

“什么？他妈的……”

“你听了。从这里到辽州，是两天半脚程。从辽州到摩天岭有九十里，大半天可到。你一个大男人，又不是拖鼻涕穿开叉裤的小娃娃，为何要人带路？亏你白活了半辈子，称了一辈子雄，道一辈子霸，原来却是个离不了娘的小娃儿。”

“你……”

“你还要人带路牵着你走？”

恨地无环一挺胸膛，大叫道：“不要！大爷我一千个不要！”说完，气冲冲地扭头便走。

杜弘淡淡一笑，说：“二爷，小弟找的人有着落了。”

“你是说……”

“摩天岭缥缈堡断魂谷的朱堡主，二爷不知曾否有过耳闻？”

卜二爷坚决地摇头，以颇为不信的语气说：“见他娘的大头鬼！摩天岭绝对没有这么一座峰，更没有这座堡。愚兄在这附近数百里内，虽然不敢说是地头蛇，至少有名号有来历的人与地，决难逃过愚兄的耳目……”

“也许……”

“没有也许，太行王屋两山的千百座山峰，从没听有人说过缥缈峰……”

“会不会是占据该地的人，信口取名呢？”

“这……倒可能。”卜二爷不住点头说。

“小弟到摩天岭打听……哦！跟这位浑大汉走，准没错。”杜弘乐观地说。

恨地无环在卜二爷的店中投宿，杜弘暗中留了心。